海外紀事

海外紀事卷二

嶺南長壽石頭陀大汕厂翁譔

三月初旬王畋作宮內招提出居水殿無延客之所相見時稀十方求戒僧投單已有六百餘人自寮舍起居至日用器物一無所有知事商之國師止得容易二字戒子期以十五日進壇讀律演禮後船仍不見到職事僧及一切莊嚴旛供未齊縱無意外之虞結期迫近不免盼望徘徊波羅椰葉之下作客中遣興詩二十七首

三月花垂盡七洲人未過虹消分野雨日湧巨洋波夏至相將近春風正不多吹來林外笛可奈爾愁何

邊地歸南極朱垠朥一彎沙明却月岸雲起碧蘿山㵎舍爲漁戸公堂但草菅不須來問禁獨許放僧頑

稻苗正月半夾岸已含花南畝年三穫冬衣煖一紗波羅供客饌笏竹作人家何處來調笑嫣然春日斜

落日半窓明空庭散髮行鄉思逢暮切詩意惜

春清鳥啄丁香碎蟲書椰葉輕坐深忘異國非

復客中情

海浪連天拍山根匝地牢風雷空徹夜林木轉

增高犀角文生月仙禽雪上毫水雲元不定隨

處得吾曹

一水隔西東村莊半釣翁路痕沙草改井脈海

潮通人出山邊雨門開竹下風三餐民不足男

婦趂庸中

威重排銅炮奸虞密竹圍折巾知武弁武官戴騌高巾

折其半於後長褐辮文衣衣文長武短山海皆官府招提

即禁闈國王修梵行不惜爲民祈

番官親近語彼此意難明豈不共還往其如半

草荆愛吾非有假斂慮已無乇轉覺林間籟紅

飛綠放聲

人世何曾異於人自見嫌入喧原不礙守拙敢

云厭玉塵供談笑霜華入鬢鬢夜來香花名滿架

風細度疎簾

春歸猶作客短杖伴孤行世外依塵俗心空玩物情魚鳴風漸起象嘯月初生相對難通欵人都無姓名

荒荒明海日到處卽爲家白盡數莖髮紅殘幾樹花無營隨逐鹿有夢且乘槎織女徒勞贈支機石浪誇

近榻凌高節蕭疎影若秋蠻雲偏窈窕巧鳥更啁啾竹密何妨水溪陰欲枕流虛堂宵不掩月上正當頭

遺民皆老弱少壯盡從軍八口憑中婦微軀屬

大君木蘭空委露茆屋破藏雲苦矣閭閻事何

因達上聞

人家居水屋四面占潮頭小草當春日遥山似

晚秋此中如有得方外總無求偶向沙邊望煙

靑出蓼洲

蠅頭書尺牘劈劃寫虛空小大平舒卷薰蕕任

異同幾稱王蟻穴誰鬬富龍宮錢重開元字通用

古錢中華當廢銅

停午風猶熱朝昏海氣涼濤聲當夜靜雷殿在
山陽屋角喧魚市庭陰列象房寺後象半皆宥分仍
過客通事欵茆堂
一鉢浮游遍他鄉每自知袖無投謁柬囊有寄
懷詩花影風生帳蛙聲雨到池老僧健行脚最
喜太平時
高情非敢忩稱物貴知心過眼草初綠閉門山
自深鮑魚曾有肆鍾耳久無琴欲謝成連子煙
波何處尋

商賈皆紅粉官民總綠衣檳榔開錦帨閤咯坐

斜陴青絲披髮軟素足踏花稀未解周南意難

同江漢歸

萬水來南國千山拱北辰飄颻能作客經濟豈

無人鳥過風生翅龍騰雨帶鱗看來中外象天

地息烽塵

盧祖歸庾嶺宗風日向南芝蘭吾豈敢蕭艾爾

何堪盡變終成五重離貴疊三學深無擊叩海

燕自呢喃

玉顏仍黑齒笑倚竹門開席地頻留客紅盤低
作臺蕉漿調淨饌椰粉滑流杯歸路防鐘響雙
雌象伏來捉生象用兩馴牝象夾之而行先路鳴鐘辟人
謾謂海無底交州地獨偏隄邊開相府門下纜
軍船日久竹生米春寒樹產綿民風反淳厚所
賴國王賢
尚口窮多致言行遠在文素襟終浩浩花葉正
紛紛奇字無人問名香秪自熏菴摩羅果美飽
食過宵分

坏土濤聲裏爲都面面通帆飛知海闊雲斷見
山窮過雨鼉鳴處殘花鳥語中形骸原自適何
必問春風
新荑桑陌女晴日曳羅裾結草箕爲笠編繩緉
作輿方春搴砌菊轉棹折芙蕖天氣邊南暖事
榮獻歲初正月蓮菊徧開
野衲雲遊慣禪餘亦好吟才疎甘白首身健值
黃金世路憑他險侯門任爾深虛名眞不尚何
必入山林

初十晚王差內監來稱賀云適才地方報老和上後船已抵尖碧蘿山下王命瀲舍船先接老和上人物不日卽到矣十三夜入至順化港次早僧衆到面目黎黑泥垢滿爪言從二月二十日放洋僅得一晝夜順風播蕩於七州洋波中者半月見諸怪異每有大箭鴉飛繞檣上尾羽若帶矢狀又浪上豎小令旗或紅或黑乍浮乍沉一枝過去一枝復來續有十數枝相顧駭異莫敢言說者謂鬼船見則不利云風濤奮發雲霾滾滾有烏龍蜿蜒出

船左燒硫黃雞毳亂以穢物揮灑得不近傍一夕
陰雲晦昧星月無光忽有火山從後起光燭帆上
如野燒返照漸與船並水工羣以木扣舷不絶聲
約兩更次後審知舵挂其體船稍橫開始隱不見
蓋海鰍目電云然不知魚之大爲何如矣飄蓬既
久奇怪疊見睇望大越杳無踪影南風大作人人
面如土色西堂虔禱得順風又爲䑃長不諳取道
再遲兩日水米俱絶將索某等於蜃樓海市間矣
言之悲喜命且休沐而退是時求戒僧已盈千而

戒期內所應用者國師殊無擔荷適公主到以其事告之主曰老和上即繪圖開單某持以告王可立辦耳次日王請余領後船僧赴齋一一詳問立時批令各營官分任寮舍限三日落成桌椅器物限十日完繳於是左則雲厨禪堂雲水堂右則侍寮齋堂讀律堂菴主寮中爲戒壇連宵達旦不三四日而工竣其餘器用逐日蟻負於路雲水戒子二千餘衆各供其職國師設小食請懸鐘板整飭規約并題山門聯曰安南國土不二門莫錯過去

順化禪林第一步向這裏來齋堂聯曰砂鍋裏活
煑佛呑有這般手脚始受得國主供養盋盂中生
擒祖嚼無那樣肚皮怎能消閻老飯錢戒壇聯曰
釋氏持律儒者履中總要修身誠意自然敬直乎
內義方乎外君子敕幾禪人習定同歸見性明心
端由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至廿四日戒子進堂威
儀馴習莊嚴刹土闔國來觀莫不歎喜歎未曾有
大學士修啓疊前韻一首專使齎至來啓云
本國學士記錄事豪德侯某謹稽首拜書乎上

國長壽石翁老和上大圓覺座下曰楊宗瀛于
鹿苑導覺路於鶴林集衆風馳隨方草靡恭惟
大圓覺意含五忍心注八流丰儀凝秋月團圓
法中威鳳氣質靄春風和煦世上祥麟寶筏弘
開珠林重麗方便父智度母好看金鉢東來慈
悲子法喜妻快覩木杯南渡智木從來滚滚慧
燈到處明明某生忝偏方學慙僻說典詩立禮
何曾趨鯉之庭摘句尋章遽巳移鴻之志步步
思由正路兢兢恐惑他岐禹之功旦之才彼一

時也此一時也孟之嚴孔之恕古何人哉今何人哉雖觀海難則涯涘然十室必有忠信曩受施來厚貺本懷共處之芝蘭聊將引見薄儀豈議相交之桃李尚擬鹿鳴有日豈期雁幣無緣難免自慚但推兼愛幸得訂訛之字再承續雅之詩彰慧日於文江便識竿頭之有路煥祥雲於學海敢銘五內以承恩曷勝希慕之懷不覺舞蹈之至竊閒古詩之作可以興可以觀多取草木禽獸之名不過詠性情思無邪而已所貴

者忠厚之意所賤者浮薄之文不可以文害辭以辭害意也況菩提摩訶般若本來無一物也如摩訶無物是無月也菩提無樹豈有屬乎般若無帆豈有風乎詩人所作不過以清涼比風圓明比月以形容性之一字色色空空而已豈有眞月眞風而論菩提摩訶般若爲當否哉古人云摩訶本眞如之體大無外小無內天不能覆地不能與光明普照無處不周又云摩尼之現五色淨月之起毛輪此直指全提之說非篤

一偏空說也摩訶之月特以是耳茲承教政不得不辨未知是否幸勿見怪賣水於灘也素聞大圓覺高風度世善道濟人敢陳議議之辭庶允休休之量鄙容躔叩飫聆玄提未爲晚也餘情縷縷不宣

儒釋源流兩箇洪非相關處亦相通慈航釋載圓明月經楫儒持正雅風懸鏡梵門高衆見回瀾泗派洗塵蒙遠來將以利吾國信有因緣大化中

啓中詞意宛轉抑揚頗韻惟摩詰貢如之論牽合未當不能無一詞相告也遂和疊韻復啓曰

某合十復啓大學士勳侯閣下伏以惠風和暢沛霖雨於蒼生慧日澄鮮樹屏藩於繡甸單民同慶遐邇具瞻恭惟大學士翁記錄座右現世神龍行空天馬才兼文武羅象緯於胷中爵列圭璋統甸宣於閫外握春王之管弭筆丹廷懷霽月之心簪纓紫府重以學儒識佛從格物致知直探性命大源兼之講易見天自畫爻觀象

上遡陰陽無極有如張無盡作相臣會頌德山托鉢還似李遵勗爲都尉能知谷隱家風殆欲銳志上乘豈肯甘心外道朱之博程之深未見其人曾聞其語參之唯回之愚徒懷于昔竊歎于今老僧愧未讀書敢云識字行來五岳謾擕笠裏乾坤渡去一杯偶挂杖頭風雨本擬法調狂象原思鉢制獰龍網布漫天柰無蝨未堪入眼竿垂曲月雖赤尾鯉難許吞鈎緣世出世間貢高日甚久無吐握之風有人有我去聖時

遥莫問滿盈之器造廬絶跡倒屣無聞乃辱書

聘於賢王更拜嘉貺於國士大人曾未利見先

逢令子阿戎空谷尚杳足音早奉佳辭幼婦自

顧邯鄲學步謬同引玉拋磚相見大巫妄擬點

金作鐵無非欲就教君子豈不應請正方人竟

承高論懸河幾令瞿曇杜口竊惟六經載籍古

聖已發性道之淵涵諸子遺書往哲悉闡微言

之祕奥傳之於後作之在前方當佩服不遑焉

敢研窮稍懈故師心創作聖人尚且不居準古

憲章賢者庶幾可勉況幸生明備應使一事一物考其來由旣奉典型必敎一文一辭求其出處觀六臣之解文選始知字字定有從來讀道元之注水經愈曉段段皆歸典確是以學識杜撰書戒無稽頁有以也如言詩三百篇之後必及四唐唐詩必稱李杜試即二人詩中用風月字摘一二句言之如李白古風云蟾蜍薄太清蝕此瑤池月則本沈約詩白雲自帝鄉含吐瑤池月又長安一片月則本徐陵片月窺花簟又

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則本北山移文張英
風於海甸杜甫前出塞詩云已去漢月遠則本
張正見詩霜樓明漢月又中天懸明月則本相
如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又山深苦多風則本
魏文帝谿谷多風從來漢魏後人用字用句未
有無本而創作生澀者如此不能悉舉畧見一
斑至於菩提無月之月般若非風之風非耳目
所見之眞風月惟可默契不可以言說也若以
淸涼圓明比擬空活闊畧而稱性是未透性關

教家義理不過學究見解豈可便爲直指全提以此爲是不知早已曲鉠了也此老僧不能無說者況將天不覆地不與一句楹頭語强作主宰便欲瞞頇擀蕩不顧殃及他人葢未明正偏回互玄要縱奪之旨儱侗禪流十箇五雙深乖妙密全提顯明公案爲此論也吾家宗旨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坐斷兩頭中間不立故合處有分分中有合分合自然又非强合强分爲極則如水銀落地大者大圓小者小圓分者合者走

者住者同則同而異異則異而同一一相別而各各相到如是方可稱大無外小無內此亦權下明言畧爲標指倘竝指端之明月依先總不是也據摩訶般若菩提三者各有名分若槩以本來無一物爲定論則落偏空無記之斷見矣本來無物之說吾大鑑祖因秀公妄以身心爲菩提樹明鏡臺故直示無樹非臺破其執有執有既非執無豈是不審之乎且般若風菩提月乃香山沓山作詩贈稟印二公之所來也考之

摩訶月於事理法喩內外典籍皆無出處焉敢自欺而不直陳以至開罪執事乎梵語摩訶此云廣大二字西域贊揚廣大之義眞如即發生萬有之性體故古人云摩訶般若是贊揚智慧之廣大非以摩訶爲眞如之體苟是則頭上安頭性體豈有兩箇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吾終不敢曲從摩訶月爲謗當也使論詩止取命意不考核其辭徒思取其大而不周於小幾曾見太虛中空空色色有一不布置精詳者哉然此舉

其可知者言之末暇深談也來教詩也在詩言詩便可即詩言禪離詩言禪不可以言詩愈不可以言禪而言詩耶疊韻佳章字字珠玉領益良多獨第四句經楫二字老僧學淺未明出典倘用散宜論註云經制未諳如舟無楫係論經制假舟楫作喻若以經楫連用爲詩則累於詩亦累散宜之論二者皆莫解矣或用譬彼涇舟烝徒楫之則常用點水旁非糸旁未知是否更望有以教我覼縷荒言瀆高聽聊盡野人之

見用酬國士之知將來向往籍畱心或可恕老
僧饒舌知公過量定獲見原方擬虛懷以承雅
教戒期既近艮覿非遙復和原韻二章祈爲斧
政

大荒浩渺鼓波洪萬里梯航往聖通葱嶺自畱
空椰屨尼山人咏舞雩風寒原仍有靈根在古
道相將蔓草蒙深愧我來無所事聊爲指月海
雲中

呼吸滄溟氣勢洪千川何處不流通詩成國士

窓前月花落空天座上風人負才華稱傑出自
憐年老學童蒙于今仁義尤難語惟有消歸一
笑中

四月初一傳沙彌戒王設放堂齋表禮親到拈香
請上堂法語別錄先日除道淩晨有紅盔軍辟人
於一二里外道從無他執事左右排金槍金刀長
五六尺乘螺蛳轎如騾轎狀輂軍十六人獨高大
散髮赤身止一綫纏腰挂片絹掩其前編爲繩夾
於臂後腰間求戒土僧伏迎山下國師兩序迓於

山門余候方丈王戴冲天翅紗帽玄道袍剪絨涼
鞋不襪入殿上香禮佛巳顧繞戒壇鋪設大喜歎
曰得老和上來方信法門廣大莊嚴爲非虛也進
叅方丈國舅蟒袍金刀侍進茶果素食不御內監
攜茶自給談多佛事軍匝寺垣外兩重外重長大
虯髯鬢少或假飾之戴揣金紅木盔紅緞襖魚貫
接踵執金槍立內重精悍少年裹紅多羅尼巾綠
剪絨襖執金刀如外立刀槍衣柄漆櫻桃色王出
殿則轉面內向入則側立無參差者籬外數千軍

座中惟葉聲鳥語而已陞座時王炷香禮畢設平
座西向靜聽微笑如有領畧意及下座見當機皆
中華僧及余隨杖兩序謂其本國僧曰汝等平日
多有自負明佛法了大事者今日人天衆前何無
一人臨筵決擇箇箇目瞪口呿如木偶從此休得
妄矜詡矣有怒意余曰王勿異也法座之下棒不
容情卽行脚老叅久親名宿於本分工夫有幾分
見地尚向座前納敗闕豈可責之初發心戒子乎
且不獨學人當此酬唱爲難卽堂頭長老毋論其

法語見地何如登座時容貌聲音已非容易必法
服圓明手脚便辣得無礙辨才而又須具威德相
乃能舉度安閒吐詞明亮垂手接人令當機者言
下領悟每有承當知識平時手眼通方一登寶華
王座頓然神衰氣薾哩嚅不能發言者為未具威
德也不然人天供養四衆禮拜豈細事耶王聞而
怒解坐談過午欲觀傳戒國舅三速王乃起身復
曰弟子自幼聞佛法二字便生敬仰每逢緇衣便
生歡喜不知前世元是何人來作何福業於異國

爲王願爲詳示使宿命不昧身佩慈德始辭去因
走札報云
本欲只作不相知大家說些春風客話轉見新
鮮覺有一番生趣忽然問及不知前世原是何
人來可謂由終人不見江上一峰青若將此中
情弊直告未免逆耳也不然自已來歷何反不
知莫非被富貴兩箇字結成三尺暗堆在眼睛
前遮瞞過了以致降本流末尚可全推隔陰之
昧乎不見蘇東坡自知爲五祖戒後身賦詩云

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東坡亦功名富貴中人何不隔陰昧却凡天下居大位享大名高官厚祿之人前生無不坐破幾片蒲團而其不得卽入果位葢因道心有時間斷世心不得盡淨偶一失照依境轉念不覺投入世網內今之使順風扯滿篷者皆由願力少堅功行有漏改頭換面忘其本來日遠日疎漸漸沉溺及欲復歸蒲團再整初心不可得耳苟能將歸蒲團之人雖處順風不扯滿篷視王侯如草芥

珍寶如瓦礫麗聲 外惡臭美色如穢腐身居塵
中心依物外孜孜募道求師友提攜如雲與雲
似水與水自然合成 一氣分拆不開此其不違
本誓直至證果而後已也否則蔽斷菜根踏破
草鞋有何滋味勝得過食前方丈姬妾成行輿
葢軒昂繁華靡麗而人肯舍此以就彼哉咦實
與言之在昔與我同發足來不意你走錯路頭
又向他家形山打箇轉身却在這裏做國王反
問幾世修來到王位並忘了不以一佛二佛三

四五佛而種善根乎至此樂則樂矣但恐汁使
入風吹入萬丈泥窩裏一脚陷下去急忙拔不
出來甚爲此慮所喜不曾深墮七情五欲坑中
猶記舊時影響想到廣東尋訪老僧何異坡公
依稀猶記妙高臺今日覿面相逢還認得否苟
若認得便認得自巳本來面目不待指月而自
明也夫神龍之爲神龍以其能伸能縮飛騰變
化不可端倪將來王之變化飛騰反本歸元肯
讓神龍耶故老僧特贈法名與龍别號天縱道

人從玆向後惟願藏其首而顯其尾將來大轉法化則從上佛祖于常寂光中莫不加額矣豐干饒舌有隱乎爾哉

初六日傳比丘戒國母王兄設齋法語别錄王宮梵宇落成索額聯爲題曰覺王內院大殿聯曰等覺地爲妙覺地誠心明心同入三摩智慧眞如藏阮王宮建梵王宮在世出世總成一片仁慈大道場前殿聯曰海水淵涵滌世界灑煩囂風起清涼月殿蓬山疊翠奠邦畿作磐石花深潔淨禪天殿

前柱聯曰月面雍容不卷夜明簾靜裏森羅萬象日輪照耀常瞻金色相光中普現千祥後殿聯曰十身調御應現人王合作佛心德主萬德莊嚴自成寶所坐深香海宸居羅漢堂聯曰天台山上乘涼袈裟忘詑石梁橋撞碎虛空豈是分外作用香積界果應供草鞋錯落蓮花國踏翻水月無非箇裏神通殿前門聯曰佛德及羣生淑氣氤氳結寶光於慈室王猷周八表祥風披拂開覺路以端門王就內院結壇佛誕日幸國母公主后宮眷屬同

受菩薩戒王自爲一壇是日酷暑體胖跪久汗透
重衣引請語王少坐應禮時則跪拜王曰吾年少
戒範乃所樂不以爲勞也跪受訖起復作禮求開
示老僧累驗其信根堅固求道眞誠因喜而囑王
永爲護法金湯書卷示之曰
世出世間道無二致儒教唐虞言中孔子言一
中庸言誠名稱不同而根源則一一者何卽心
而已得乎一而心正則以之修身而身修以之
齊家而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一切用人行政

兵刑禮樂若粗若細無有不知之明而處之當者所以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寧君得一而天下平正此道也惟我大雄世尊爲人世自已分中有一着未了的大事特設以教則脫盡根塵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心印心故西天東土五宗分門無非要使了明這一着子遞相印證所謂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也儒者道在建立作有爲法於這着子存而弗論佛趣無上於這着子論而不立是以世尊說法四十

九年未嘗道着一字殆爲此也觀王聰明仁恕
度量寬洪統理庶政體恤臣民濟人利物遠近
貴賤無不各被恩澤又能孜孜以出世大事因
緣爲己任豈非應以國王身得度卽現國王身
而爲說法應以比丘身得度卽現比丘身而爲
說法二者於王分而不分者矣獨爲向上這着
子特請老僧開示若論這着子人人具足箇箇
不無又要何開又用何示可奈大地衆生無始
劫來識情障却展轉輪廻不能脫離曲勞世尊

於正覺山前夜半覩明星震聲曰奇哉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着不曾證得可謂賣肝剖心難逢售價人也玆者喜王身居王位不昧靈元依然衲子行履皆由宿生般若種子熏習深厚故於少年極富貴最樂塲中便於此事信得及此一信字爲斷除煩惱本直入如來地苟於這一着子如是信得及把得定决不肯受人瞞頂必要究竟到透頂透底老僧別無巧妙惟請看箇話頭無夢無想如何是我

主人公不得將意識卜度不得將義理詮解把
這箇沒滋味沒下手的話頭頓在心頭晝三夜
三口懫悱地定要討箇着落無論坐朝理政事
時炷香拜佛時乃至飲茶時喫飯時喜時怒時
與羣臣相接時侍奉母親時與妻兒聚會時行
時坐時卧時觸境遇緣時或好或惡時獨居暗
室時不得須臾放舍莫道沒滋味沒滋味中正
絶好滋味莫道沒下手沒下手處正絶好下手
看來看去日久月深驀然囫地一聲摸着娘生

鼻孔方知原來在面上到此田地不妨將唐堯虞舜孔子子思以及西天東土佛祖五家宗師一脚蹋倒扶起衆生作箇過量大人何快如之雖然如是長壽拄杖子亦未肯點頭在何故千聞莫如一見今王皈依老僧受持菩薩大戒成就闔國僧徒皆秉金剛心地具足戒爲功德主建大道塲作大佛事修大功行解大法義是故佛以金湯護法付囑國王大臣王既身作佛事自他普利又於向上這着子務要了明以求開

示老僧因以紫羅衣一頂書此為他日悟道契
券惟王護持自肯方親不負老僧拭目之望
王拜受謝曰老和上開示某不敢忘自愧宿習深
重不能通達向上事恐負慈旨耳余曰昔靈山會
上原以外護付囑國王王但從信根證入將來解
悟自有期也踴躍作禮而退暮返禪林為王兄醴
泉侯韶陽侯并該伯衆官傳菩薩戒次日為衆戒
子圓菩薩戒王兄公主諸戒子設齋王命元老東
朝侯齋禮請上堂法語別錄越三日率國師兩序

領新戒子行古佛乞食法於國中兼謝王成就功
德王搭紫衣兩僧持加持錫具侍迎於西便門幢
旛引道兩序僧并新戒一千四百餘衆各搭衣持
鉢步立整齊同音稱謝王莞爾喜勞延兩序入供
齋待新戒茶添鉢錢三百貫米一百石着軍人衰
至禪林寺戒牒悉鈐王印別歸次日腹患大作王
聞差内官持書訊慰即復曰
來札云老和尚之勞精壯後生亦當不起在暮
年人焉有不病惟願安閒調息為慰覽此極知

道愛之深然勢有必不能撒手也老僧亦謂在家人不能淸閒自在出家人正當以此受用不覺出家做了和尚莫說受用自在連箇閒字更討不得何故修造叢林怭煞接待往來累煞應酬筆墨苦煞調御衲子難煞撞着魔業氣煞拉扯不了笑煞到此地步焉得淸閒以巳度人吾恐大越國王亦未必有淸閒自在耳在世出世同一怭字但怭中畧有不同在家之怭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因功名富貴妻兒老小所謂爲巳

也出世之忪必因佛祖法道接引後昆所謂爲人也殊不知爲己的都爲了別人爲人的正爲自己此猶克己復禮爲仁展轉之機同鼻孔出氣也要知己私也禮公也己與禮公與私四者一箇也所貴能克己復禮者背私向公全私卽公仁也不能克己復禮者向私背公全公卽私己也故不患乎仁不仁患在克不克所謂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到此始有工夫做矣老僧之忪就與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中轉一轉

則爲人正爲自己所以自肯累出病來終無厭倦如世人之忙乃爲他人作嫁事衣與自何益吾不做箇淸閒自在人肯累到今日與病作對頭不亦是箇眞老獃子乎昔維摩示疾文殊往問一默而開不二法門今老僧抱病德主差監官持書慰問不覺瑣瑣且道維摩之病與老僧之病一默一言是同是别請下一轉語

十三日差太監頁禮云明日王出演武塲操象半月始還欲請老和上一覩允否余諾至十五日黎

明內監速登舟水淺三五晨星高林雞唱宿霧將收去棹透邐十許里微聞煙際嗷嘈內監報曰至矣比至男婦觀者匝四五里單監辟人前導王爲臺當中旁一廠居王象象獨高大左右皆布列屯營象廠茭蒭蔗把具焉臨發十象爲偶西立背馱丹漆木鞍狀如斛三人紅金盔綠剪絨襖執金鉤槍立鞍坐一奴執鉤東五百軍執刀槍火具去一甲與象對先綁蒭爲人如軍狀樹于後臺上號旗招動諸軍輪刀槍奔象前火器齊發煙燄迷空

象兀不動須臾銅鼓連響軍奮前觸象奴以鉤斷
象首武士鉤其股羣象騰踏直趕軍退走伏避象
各以鼻卷務人而還稍後則鉤槍並下皮開血出
甚至困仆不能起者畢以此分殿最焉王具言本
國山中犀象成羣要拘生象用兩馴牝象誘夾之
以大纜絆其足於樹間使不得動飢渴之數日奴
漸迫近之飲食之少習兩牝挾而歸撥於某官管
下五十軍供給演習年來東京占城之捷多象功
也先王時有一象摧鋒陷陣主將爲敵所殺鼻其

屍奔山谷中瘞之回身奮怒觸哭縱横軍乘之大勝收軍後長跪帳前導人收主骸歸葬遂不食死至今義象塚存焉因問中朝演兵操象事余爲細陳演武之法作操象行懷拜將軍云

國王一一修供養艤舟晨請看操象曙色林煙未辨花淺瀨蘋風吹蕩瀁十里巳到演武塲四邊人立如堵牆袞龍高坐披髮主錦袍侍衞神飛揚大越象即冀北馬肉蹄蹴踏常被野遣熟馭生雌制雄飢之渴之鞭撻下調來荏苒經數

旬國家養象勝養人日食豆粟各一斛刈務軍士還若辛先期半月出點視長牙短牙牝牡異五十鑾兵擁一頭進退坐作趨人意今朝四月日方長紅盔白刃揺波光背上鞍馱三武士手執厹矛森列霜東偏十象排作隊西軍五百與之對白旗招動軍向前火器連空初發擂白旗落下青旆升象奴斷象勢雲崩擒回象俑有遲疾官奴以此論降陞須臾操罷別優劣無限皮傷腦出血何堪困憊臥沙塲奴受鞭笞官受黜

稱述昔時一象勇且忠官軍駕出當先鋒主人陷陣格鬬死鼻卷遺屍麼山裏回身直衝敵重圍軍士乘之莫能抵歸營長跪大將前倩人收主骸山邊從此不食竟飢斃至今象塚留荒煙王曰中華武備可得聞爲陳嶺海拜將軍登壇廉頗眞老將部分熊虎如煙雲將軍較士不專武生平仁義爲干櫓身與士卒甘苦同軍亦親之爲父母功成獨屛大樹間輕裘緩帶何翩翩棄人用獸猛不取刀弓不設高牙開盛朝有象

占太平天子郊天馱寶瓶立朝御象將軍俸渾身錦韉垂珠瓔時將此物戒宦吏應念焚身因有齒

生平最苦熱一日溽暑廻憶故山此時林花正放坐澂心亭剝菱削藕受四面荷風誠爲快事偶見案瓶蓮花一朶命行人徧覓鮮藕絕不可得盡道蓮但花葉而不長藕因知花葉藉水而生藕必資土始長此中一片浮沙無怪乎緣花問藕之無得也彼樹德不弘而致飾於外者其大越芰荷之謂

乎隨有道余嗜水果者皆爭以鮮果獻庫寮充滿狠籍大都波羅蜜西瓜香蕉檬果之屬濃甜非所好一日王以竹簍實檬果差內監相遺稱上品佳果特供老和上心竊易之細視覺差圓大用利刀薄去其皮片削之入口香美淸甜與他所遺自別更與粵東生則酸熟則爛者逈殊乃知藏典所載菴摩羅果此爲正本歟今輿記稱菴羅果而逸摩字俗稱檬果全改其名雖名稱固有差訛而物亦自分優劣然則因物而不遡其名者旣非由名而

槩信其物者亦非也三日前韶陽侯以銄盒饋荔
枝十數枚厚皮大核與粤之新出糖牌相似已是
此中之絶少者將欲上擬黑葉進奉尚邈乎不可
得安所望凝冰桂綠乎以檬果與粤較此爲最以
荔枝而與粤較則瞠乎後矣推此則人固不可一
長自矜用人者所當節取也歟因食荔枝成懷張
方伯五古一章

我來古交州苦熱日瘦黑空階步夜凉舉頭近

南直睇望紫微垣迢迢不可即耿𦗟帝座旁餘

光照薝蔔芰荷花露泫池魚躍月汐託根脩樾間弱荔終能植况復含生倫豈不獲休息召伯久巡行甘棠遍南國交州隔大洋又爲南最極前朝入版圖郡縣定法式在昔黃尚書布按有威德後人措置乖無由安反側悠悠數百年至今成絕域縱懷向化心遽敢修貢職一聞禮教論輙起自嗟喞獨恨華夔音聆之各不識言貌妙有神翻譯胡可得波羅味過甜檳榔花濯喬不及荔枝香五月遞相憶淸泉浸玉盆從容公

退食趂此好南風歸帆駕雙翼
王卜於廿四日延隨杖十衆稟修大悲陀羅尼懺
一期一爲今年請余到國雨暘時若物阜民康仰
酬佛祖龍天之恩一爲五月十八誕辰預祝遐慫
朝務紛綸不能清淨如意先期齋戒訪及應行事
宜余曰齋者非徒潔口體思慮而已必舉家國上
下清理整齊無一人一事不得其所始滿王齋戒
分量旣承延訪當淸寃獄釋繫囚賑貧乏起幽滯
弛厲禁恤商惠工濟人利物之政一一舉行至壇

儀所用供器及僧衆衣具花香等物另開單製備其日將領衆入宮適一婦人執紙號訴叩之言其夫曾文老閩人也犯重罪當死繫獄待決水飲絕餓而先斃妻備棺草殯置諸壑箬覆之五日後爲美飯往奠微聞棺中呻吟聲迫而哭呼之曾知其爲妻也告曰吾罪未當死閻君放回且語以往來廣明大士吾當活矣妻馳報地方官開驗氣奄奄焉未絕也爲糜飲之仍繫以待王命竊怪老和上大明人從廣東來所謂廣明大士殆其是乎可以

活吾夫矣萬乞垂慈哀懇切至方言中華皆稱爽
明惟知先朝猶桃源父老止知有秦也余允而去
以其事告王立爲查釋因而罪輕者悉放重者減
等善政舉行而頌聲作矣於是布挂旛幢羅列珍
玩香煙馥郁花氣氤氳自成國王供養僧衆沐浴
進壇自頂至踵皆易新服梵音嘹喨儀容粹穆觀
者皆恂恂起敬信之容每一進王必於外壇修禮
與僧衆同臥起不少懈請余宿內院作證明暇則
商確古今理論政治所以導之緩刑尚德愛軍厚

民通商薄斂不一而足悉開顏信受自恨其年少寡聞也坐談間忽有內監從外來稟番語幾句王遽出閣外殿鼓三通經久王始入猶喘息不定余怪而問之王曰適軍營失火倉卒往救致失陪奉耳曰王親往與對曰然不待駕矣吾到庶官軍齊赴救也余曰惡是何言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千乘之君上關宗廟社稷之重下繫生民萬姓之安而輕身湯火雖云德被羣黎然保無曠夫怨卒窺伺行徑或故縱火以誘王出驚犯駕前不亦殆

哉所以王人出入警蹕非無謂也王聞失色曰然則奈何國盡茆房歲有火患動延數里不救則民其斃矣曰是有道焉王當設令箭國中急事須王行者命内監同軍官奉令箭往令到即王到矣令到官軍有不赴者罪無赦如是則兩無所妨矣王悅曰非老和止愛我將不得聞此言凡累日所談及聞見中有爲國爲民之政願求一一開示將鐫之朝門永與臣民遵守也閒臨池垂釣或盪舟採蓮邀余騎象各乘一頭囊沙令象拋擲國有象刑

罪犯重者發象拋起數丈仰齒插之洞胸穿腹須臾糜爛勸之爲除此刑燄口之夕部洲壇儀鋪設已定陰雲四布風雨不止王仰視禱賜云安得一夕晴明使法師放食如意作圓滿佛事便妙耳余以王一期功德費數千金精誠備盡遂爲祈禱即持穢跡金剛神咒一百八遍化符兩道稍歇再爲持咒四十八遍風雨漸息已而雲罅露出青天頂之斜陽返照鴟吻之上微夜星光皎潔王踴躍禮謝欲學此符咒余曰學則容易要須靈應必以歲

月修持感格而通始得隨機應用王曰願求授持
次日辭歸更乞余將日逐所談政治一一錄示因
陳立國政約十八條皆惜軍愛民便商利國紀綱
法度一應禮節語繁別錄王閱甚喜語掌事內官
曰吾國法度民情素失大體今蒙老和上爲我以
中華禮法開列條教十八則當刻榜府前曉諭文
武軍民人等知悉另設牌二十四面分類標明如
有違條犯法者許被害抱牌進告無論王親國戚
文武軍民按法問罪永爲國政云

海外紀事卷三

嶺南長壽石頭陀大汕厂翁譔

余以暫假南來北行有待常住修造未了大衆懸望決計六月即理歸帆客有以此意達王前者王惘然曰此雖下國荒涼老和上旣惠然肯來縱不堪三年五載亦勉留一二年署盡遠迎供養之恣何遽言歸忍棄人煢煢孤獨也次日延進宮深談款曲訖自初見時首勸之入貢請封以正名位至是將歸言及我朝

太祖
太宗忠厚開基
世祖皇帝仁慈丕創鴻業又能崇信三寶延供玉林
木陳和尚于蕉園　御書敬佛二字幷遵梵綱經
具戒比丘爲出世人不應跪拜天子王侯須行墨
刻一卷銀鉤鐵畫足爲後世楷模好讀書手批古
文數尺佛相伽藍俱七寶莊嚴送兩和尚還山無
一不令人歎仰
今皇上復神聰天縱文明武備蕩平海宇久道深仁

賑濟飢荒豁免數省錢糧天下萬民畏威懷德光
爲不世出之主文武羣臣仰體君心茲兩廣總督
將軍提督司道諸公皆清廉正大坐鎮百粵爲政
以德法令以嚴溫厚和平不怒而威軍民稱頌深
得封疆大人體段誠熙朝有道之時王當進表歸
極無復遲也王曰今聞老和上親述始得其詳然
某猥處海隅素昧禮教向化之心雖有爲小國從
未請命通貢設使驟然拜表邊界大臣未必便肯
齎遣上達則徒費往返矣老和上旣不允淹留下

國還山後將某情陳述於粵中當事許貢信來備
就土物而後修表舉行斷不爽約也并問中朝內
外老成柱石以及清華英俊之彥余據內大臣及
閣部諸君子一一舉所知以對晚歸禪林爲寄丁
常侍浛光榷使五古一首
眺攬大越勝曲如折釵股沙磧耀銀光蒼山堆
翠羽美人行不來野色自終古眠花犀象多齒
角亦可取孔雀脉花藤龍腦奇楠樹以斯貨四
方因之集商賈田稻歲三收不糞任沃土竻竹

當城垣驅象作軍伍雖不明綱常尚復知臣主

問我中朝彥承恩近誰溥爲述丁黃門奉命

來大庾耳目寄親臣邊關託肺腑衣賜御袍新

天廚分玉脯本朝清華士如此不多數浩浩恩

波長行將及海澨使來正采風旦暮還入輔大

越請貢心歸爲陳縷縷

國中風俗民最苦土田甚稀穀不足以贍土著順

化會安□帶俱仰粟他境土音喚飯爲甘不易得

飽或以魚鰕蔬果當飯饔飧無常期也依山阻海

稍有平沙即為民居隨戶口多少為一社社有該有長有田則種稻輸於公者七八私得二三而已餘但漁樵所得歸於該長給還而後敢取然猶歲納身稅錢十二千竹木鹽米綾絹一切物料各隨上貢王有公事該社差撥往役裹糧以從市肆買賣皆婦女無內外之嫌風俗節義蕩然矣每視其民亦非愚頑不可教化者皆由上人教養之政不行誠得聖君任賢分牧閑其一往邪辟敎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使率循於大道十年生聚十年敎

訓安在蠻夷陋俗不轉成華風樂土耶惜乎生民
之不幸也感慨因懷陳廣州
昔日五仙騎五羊今朝五馬駕黃堂仙人雖去
歲常稔太守自到民乂康廣州轄縣一十七連
山枕海雈苻窟當宁經營數十年閭閻耕鑿事
粗畢忽逢大水天降災我公此日下車來淋漓
露冕往安集中宵蒿目空徘徊稻田穀熟浸糜
爛亦無荔枝與龍眼尚傳寶玉此鄉多使槖金
裝上魚貫石門泉脉草離離明珠翠羽至今悲

幾度經過動懷古淸風長匝大夫祠誰道古人
不可見君與吳侯成一片别來歲月嗅咻深士
習民風定丕變憶君眞切爲生民數採荒唐及
野人飯我維摩香積供還承移贈篋中珍荏苒
相違更五月日南邊鄙嗟䨖結安得如公教化
開一變彝風同百粤
世界無所謂華彝自聖人出而分之耳草昧之初
茹毛飲血不識不知與禽獸無别迨生聚日繁奸
頑者遂以權術相雄長究竟非以道德服人也於

是天生聖人不忍同類者相傾相軋等於禽獸爲之兵刑以定暴亂禮樂以化奸邪政敎漸興城郭宮室宗廟祭祀尊卑貴賤莫不蔚然有秩有序遂成文治之世是華亦自聖人而得名也若夫山海間阻聖王征討所不及聲敎難通自爲君長久安於鄙陋朴僿之習不復講求乎等威度數雖成定分然勢力相服首不免於戰爭獨士卒甲兵衆人長技至取威定覇非設奇神變何由自立於不可勝以制人之可勝乎故國中多談武備不尚文德

余到大越有四朝元老東朝侯最初請見與若子文職世男皈依老僧此中人喜詐僞惟東朝喬梓與人交素心平實不以動名富貴矜詡冲澹有華夏風亟以數學奇門遁甲等殷殷請益余曰方外朽人未嘗從事於此曰否則老和上在王府作佛事圓滿時何能立止風雨素聞結茆華山曾遇異人秘授求之亦三言及五行衍遁元爲救時方便之法每因荒旱祭風禱雨偶一爲之世人所傳者此耳今不難舉以授公但可傳者法而用法在人

必精誠專一歲月修持使法成在我方能變化無
窮臨機不爽不然徒守其法而形幻多端安能隨
機應用無所窒礙耶時彼拜求懇切不休言老和
上大慈肯傳弟子誓辦一副肯心不論十年五載
必求其法感格相通而後已將盡此生形壽奉爲
濟民利國之事斷不敢損人利已取罪上天也余
念其誠懇篤信聊輯五行衍遁祭煉日時魁罡度
數大槩與之并爲序
大凡人耳目意想所所能及謂之常耳目意想不

能及謂之異奇則神明不測尤異中變幻倏忽莫可端睨能奪造化之權轉生殺之用而宰制於先者也蓋自陰陽既判秩分五行於是權在造化尅制限定而不可移惟奇則直取混元一氣之機在鴻濛無朕之始驅陰陽破五行爲造化之權所不能制然其爲類多端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其間若法若理若事若物各分門類凡動靜取舍行止進退一切從此出入自然出人意想之外而常足以制人即造物亦所不能

限所以有時而衍則布散無窮有時而遁則消歸無有有時卽衍卽遁則減多爲少有時卽遁卽衍則雖無實有轉衍歸遁則以生用殺轉遁成衍則全殺皆生故衍中有遁遁中有衍神明變幻不可窺測者非同奇門也要以方位之陰陽五行有定而生旺死絶因之年月日時之陰陽五行有度而孤虛旺相屬之當生旺之方又値旺相之度全衍全遁雖可取勝尚恐機或差之毫釐當死絶之方値孤虛之度惟卽遁卽衍

卽行卽遁可以制吉尤貴機轉於眉睫其法貴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能取混元一氣之機者
信非其人不可所謂有治人無治法此也今分
門别類以傳其人修持者其愼之與其愼之與
聞大學士豪德倿閱余論詩談道復啓亦雖歎服
終以摩訶爲眞如體之不謬知彼認病作藥自以
爲是旣在見聞何能隱默不以忠告發明因再書
與之曰
前辱華翰戒期在邇草率報謝未盡私衷茲細

由繹大敎如坐春風和靄中也昔李都尉有天雲瓶水之作與藥山莫逆諸方傳爲美談今君侯高吟見惠般若風摩訶月更以清涼圓明之論不讓李公於前矣士君子中求一留心吾道者豈但星中月雞中鶴直如火裏蓮花得不並駕李公而稱雙美乎若皎然靈一諄諄以聲律餅華受知嘉祐長卿輩又何足與君侯道哉夫位至三公權衡六部不離七情五欲勢利聲色之鄉而置身澹漠不爲富貴汩沒非於無量千

萬佛所宿植靈根深抱良知而再來安得至是耶老僧幸叨錯愛不揣自愚竊謂尊作中所云摩訶乃歎大之稱般若係智慧之種摩訶原無定體般若本有來由素聞般若風未見摩訶月即使以摩訶言大月而對般若風雖字是義非句到意不到也况近體七律律法應嚴忝在道交代易菩提月對般若風不亦穩當前報小札未盡言者以君侯爲慧業文人自有會心也不意來翰復示以摩訶爲眞如之體圓明比月是

則是矣不知將眞如作何物而可以摩訶爲其
體請此一會始不惑他岐路正好百尺竿頭進
步也不然直饒言言歸體句句朝宗盡駕一偏
空說矣老僧直陳左右實愛君侯不從他人口
角取涎特立識見劈空硬指古人云三字此一
副雄毅膽量儘足承當本分大事爲佛國一座
干城惟恐不能保重自是其是不恤路人指摘
且喜能容忍而不動心故爲冒昧相激耳昔韓
信遇淮陰少年受辱胯下子房遇圯上老人受

辱進履此雖庸人女子所不能忍者張韓受之
而後遂志康時輔成王業始見丈夫氣量由是
觀之世非無英雄爲王者師惜不遇黃石蕭何
使其人鹵莽自用消滅英雄而不見也荊山之
玉卞和始識伯牙之琴子期方知每多明珠暗
投寶劒沉沒深歎相知不易而方外相知尤難
得也況吾宗接人從來指東話西不盡明破正
要激人自巳發明明明其本明無明不明庶不被
一切語言瞞過眼睛所以云我無一法與人惟

是爲人指路也君侯留心有年植學有本富於

詩書六藝兼閱內典三藏豈不知眞如端的而

復作此說噫必要使老僧不能以古人位置君

侯故意自我作古看老僧從何下口欲取鼓掌

一笑耳但自古及今所有說禪者莫不臨機敲

唱雖語有精粗工拙或取成句爲擊節未有將

經論明文強立名相以爲瞞頇天下人之器具

非獨佛法禪道中不可即賦詩作文寫字圖畫

皆不可以憶見僞置所貴不落勉強造作得心

應手自然入妙世出世間從無兩箇道理試就詩文字畫與禪者說禪其體段作用無不相同者合而較之彼秦漢以上且勿具論卽六朝唐宋以來諸名公約之如臨濟與化趙州普化一輩說禪與陶靖節詩柳子厚文張顛字米南宮畫其眞樸閒曠生趣流動意與勝而到者爲氣勢同也洞山雪峰德山雲門一輩說禪與李青蓮詩蘇眉山文顏魯公字仇十洲畫其淸標高致酣暢當皇情理勝而到者爲神品同也至大

慧圓悟高峰一輩說禪法式詳明凖繩大備則

與杜少陵詩韓昌黎文王右軍字王摩詰畫其

精微淵博周匝傳神意興情理俱到者爲體用

調度同也若夫峭拔處如波浪兼天湧奔騰處

如風雲捲地來幽韻處如蘭谷竹溪淸香並至

驚人處如海立天崩傾湫倒嶽霹靂火閃電光

交加而來此皆不容一毫牽強揑撮古人作畧

今人縱能摹擬髣髴斷無其全副精神氣力却

不如自我作古之爲愈矣近之學儒學佛者皆

從外邊攻進去誰知古人都在裏面打出來是
以見地學地事事分明而出身有路也到這裏
吾又知君侯不耐聞宗有宗旨敎有敎源話成
兩段遂不分别而以敎說禪未免指摩訶爲眞
如體混作天不覆地不輿欲換人眼睛言人所
不言爲人所不爲焉肯在裏面打出來務要外
邊攻進去自成一家居士禪老僧不啻游夏讀
春秋敢措一辭乎昔王荆公問張文定公云孔
子去百年而有孟子孟子之後絕無一人何也

定公以儒門澹薄收拾不住答之語觀儒門未嘗澹薄惜定公不曾遇君侯輩若遇之有不改其語而答荊公乎蓋君侯豚肩不掩衣不曳地瘠已肥國械樸作人能令老安少懷博施濟衆雖古人不可爲者爲之誰謂不足以繼孟子之絕學哉君侯名滿海洋德被大越聲價彌高而久定矣若老僧身無一長忝列法門三四十年又不肯甘作泛泛之梟隨流上下亦宇宙間一離奇怪物君侯不肯訓誨則已反加稱許云法

中威鳳世上祥麟不使老僧愧殺抑令旁觀笑殺也仲尼聖人矣老子尚云去其驕態毀其淫志驕態淫志豈仲尼有哉而老子竟與言之其意葢欲借仲尼之所無爲不服之藥以藥石天下後世之果驕果淫者使攻其弊以勉勵于道故仲尼受之是知聖賢佛祖莫不以師友互相攻激始成千古提綱爲世出之師也今余亦以如是奉𧶘願祈教我海天風雨伏惟爲國爲民

珍重

去王宮里許爲國母府衙宇相望止隔一水門樓高敞洞然闃然清溪環帶綠樹陰濃旁蔭板橋脩竹叢匝不通雞狗園內波羅垂蜜椰實含漿花畦藥欄參差掩映孔雀馴遶其下麀鹿眠食其間中爲佛殿灑掃清幽蕭然物外别具桃源意况長夏炎蒸凉生几席國母慈祥樂善爲人排難解紛施予好生低枝巢遍綠鳥見人不驚到國以來四次請齋皆極盡蠲潔雖珍玩器物余方注視即舉以供聞將北歸瞻依不得永久向國師前每有愴恨

之色復盛齋覲請余及隨杖兩序拜言曰弟子生長遐方老和上中華佛祖洋海阻絶一旦得覲慈光叨收爲座下弟子不可謂非多生之幸惟是駐錫未幾便爾旋飛國中弗獲常蒙法化使弟子輩無所依怙將奈之何不覺泣數行下聞者亦爲之欷歔余慰之曰老朽無能蒙王與諸弟子如此皈依恭敬詎忍言歸今欲別去不止常住懸望身繫多端殊非得已也然亦不在形骸爲聚散國母但能常行善事一心念佛無有間歇卽長相親近也

若念起念滅征逐塵勞卽老僧鎭日對面猶隔萬里究何益哉聞言歡喜作禮曰老和上一席之談令人披雲霧而見靑天乞書垂示俾草堂中常留法旨依教奉行也齋畢辭歸書自性彌陀說以示

國母爲老僧辭歸故山特乞一言終身受持願生生世世常得親近也因曰修行捷徑無如念佛所貴諸緣屛絕六字單提心不散亂念必精誠朝念暮念直使不念而念念到無念念念不間念成一片莫不道合體同與天同高與地同

厚與日月星辰同明山河草木人物鬼神同消息同禍福同貴賤同男女同遠同近同去同來同飢餐倦眠同喜怒哀樂旣與萬物一體則彌陀原非別有就在不亂心中流出誰言彌陀在西方老僧在廣東國母在大越一念不生全體現也稍一散亂去彌陀十萬八千里離老僧四十五更路隔國母於大海却月岸邊六根纔動被雲遮也舍此而論聚散見聞皆假合耳如目前園林中之翠竹黃花不自謂我是翠竹黃花

以眼合色色識見也猶蓮池內之風動水流不
自謂我是風動水流以耳合聲聲識聞也乃至
鼻舌身意香味觸法亦復如是須見色不染聞
聲不住動靜二相了然不生遍虛空唯心淨土
盡法界自性彌陀彌陀旣是自性老僧何曾離
却所謂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只
要念着本名十方虛空自然答應到這地步何
待老僧叨叨咀咀自知微塵世界自他不隔於
毫端也但恐不信苟能于此信得及華嚴經云

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故贈國母名爲與信再寫一偈聊爲證信契券云

天上雲流地下土大越國中阮國母一聲喚着一聲應西天東土別無祖不見秦國夫人龐道婆拍掌何曾用手舞不見黃鶴樓頭千佛名崔顥題詩張拙補不然爾之三昧我焉知貞慈二字難爲伍彌陀老朽不同時同時坐臥孰相離若謂相離互相失楚王之弓誰得之問在答處答在問邊三身不二賓主歷然南來北往總在

現前須知今日是何日始信他年依舊年

陰陽者天地之正夫婦人倫之始顧易以扶陽抑陰禮夫婦婚姻男先乎女男治外女治內夫爲妻綱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不獨陰陽尊卑定位亦以嚴閨壼之防使不致敗檢踰閑而生中冓之嫌也大越風俗反是婦女任其所之往來貿易父母夫子亦不以醜惡爲嫌以故采蘭贈芍隨在俱有慨此風之淫靡不獲聖人與起教化以轉移之

適有客述占城張節婦事婦張某女祖籍浙江人

居此數世矣少卽修潔幽閑適徐某爲妻事姑以孝聞丈夫從軍輒勉以忠義舉一子甫周歲而大越與占城鬬敗沒夫死於海婦聞奔赴欲哀骸殮葬無所從得晝夜號哭沙渚中忽浪決沙開半露衣袂審視乃其夫服已手所製也決沙而觀果赫然夫也營殯歸葬每思自絕念堂上白髮之姑懷中黃口黽勉苟活女紅以奉姑養子矢死靡他強暴數不能奪非天地正氣凜然稟於至性何以山海窮陬頹風淫蕩挺然節義獨立不回若是乎惜

無傳其事者余聞急爲表揚庶鬛彝中知此爲綱
常婦道之正聞言而自愧耶因作徵詩啓冀羣起
而挽流俗焉弁爲四言古詩
竊惟乾坤之正氣何以旣生中華還生外域旣
賦於男子而復鍾於婦人節義之弘綱乃竟有
在小戶非在大家有敗於白頭而特立於青髫
雖屬因材而篤實由積厚以光抱金石於中藏
凜風霜於後勁志不可奪一身兼爲父爲師事
克有成千古歎完貞完潔全家沉水國骸骨誰

收孤淚滴秋閨宗祧自任此古巾幗僅見之婦亦今鬚眉少有之人也祖居兩浙生長占城徐輔公元配節婦張氏者身系民家婚聯壯士皎皎海天之月亭亭栢舫之風十七歲緣定紅絲由是殷勤奉母百萬頃波翻白骨毅然慷慨尋埋夏令女守志惟甘不足多耳杞梁妻聞喪遠奔庶幾近焉值蛇鬼釀禍含沙至郎君捐生蹈海赫赫王孫公子多遭國破家亡蕭蕭裙布釵荆詎肯玷身負節徒切鸞凰於碧漢飛已失羣

無違夫婿於黃泉策當善後不知我者謂未亾
人之尚存豈有他哉念邈諸孤之誰育保毀卵
於覆巢之下守斷琴於冷月之中堪憐伯氏無
兒虛兹世代從此艮人有子延彼宗支地下愁
心于今始釋天邊木鳳何日飛來顧國史之誰
收慕芳聲而當白老僧馳驅洋海他邦歎息閶
闔大畧魚軒不到處未遑請見於長安客舍獨
吟時竟欲徵文於上國仰祈巨卿名士勿靳華
衮瑤章短或咏長或歌頌其貞嘉其行挑燈展

卷紛紛雪照松楸落紙揮毫陣陣香生几席文人被之絃管與明月梅花分韻野老播以詩詞爲西山薇蕨生榮拋方外之磚引案頭之玉表揚一婦足起九原倘太史之采風必先名節或後賢之興感益勵操修謹布膚言代爲傳述云爾

漠漠昊天禹形之斛范范九州太倉粒粟爰鑿爰疏安流平陸設以綱常用分人畜賢聖秩典禮嚴義肅體質成文彬彬彧彧豈必有方定中

華貝如彼占城皇輿要服犀象攸居榛莽爲屋
家無吠厖林有樸簌壺範誰修女箴誰讀何爾
頹邦生此貞淑雖祖浙江婦由是育既下喬柯
入于幽谷斯道冥冥長夜滅燭惟汝耿光見則
任獨幼賦端莊于歸孝睦良人從軍忠義相勗
霜杵流黃鳴雞盥綠鴛鴦在梁歡未云足倏忽
邊烽羽書馳逐伯也前驅王言焉宿匪爲封侯
義奮中觸酣戰滄溟舟指可搦馬革不還誓葬
魚腹全軍殲焉徇師奚錄杞梁無歸華州善哭

海水洋洋于何撈摝呼天告哀曹娥克續晝夜
恨恨骸露沙覆誠動彼蒼獲非所卜返厝先塋
同穴是覩回顧遺孤藐然誰鞠一死豈難忍先
祀𡒄毀貌摧容拮据饘粥風雨危巢單雌依鷇
日邁月征維哺維㲉矢死靡他嗟哉強暴並處
淫風苦節自篤皎皎婺光日南瞻矚爾婺伊何
麗在荒麓中國如斯量斗載𢧵偏令芳踪孤標
洋澳持倫常綱秉貞節蚺詎乏盈廷脂韋覆餗
朝楚暮秦容顏婢僕𦑣令鬚眉爲巾幗辱凜若

性成不緣習熟禮義同心如射準鵠無爲表章
沉埋珠玉是用作歌與日爭昱
客窓風雨偶與隨杖諸子言及故山大衆正在懸
念之際忽聞老僧還山或有普齋公赡供養十方
雲水可爲第一法喜功德也亦爾如侍者出禮請
募供衆錢糧緣引乃作疏曰
廣東乃四海五湖雲水來龍口長壽係十洲三
島沙門總馬頭是釋迦是彌勒莫不向這裏停
機若羽士若禪人皆要從此方着足放下折袋

聖同叅凡亦同叅打開鉢盂朝要喫暮也要喫
柱杖子只好各與一頓餬餅話爭奈不療衆飢
雖云修行人法喜可食還在有力者信心之田
變大地作黃金但聞斯語攪長河爲酥酪徒見
其名弘曹洞道臨濟宗空腹那討實事考趙州
茶維摩飯飽餐即是眞機齋僧勿論百千員計
程約算二萬里與絲越衆在中華自有中華施
主圓頂方袍化外國豈無外國英賢體旣三空
事須兩足修慧還當修福利已必先利他縱使

巨海爲羹滋一身安養不過獨善欲持須爾作
供非衆家出手何以推移遠處呼而近處應此
聲唱而彼聲和不拘鄭州杭廬陵米何分香積
芥甘贅金赤炭青蚨般般拈來賓庫牛車馬載
一一運上銕船直教肚皮脹穿管取日用酬畢
天地間何方無美才如生長中華聖賢佛祖開道
既久而復處於通都大邑賢士大夫爲之楷模高
人碩彥共相資長見聞廣遠日陶淑於詩書禮樂
維持世道則有儒宗補化人心更有佛教其人志

行正大甚易至若生於山陬海隅向爲儒釋聖賢化所不及既乏嘉言懿行以爲儀型耳目習熟皆匪辟作僞之事即欲一人守正媢嫉者從而非議之摧折之非挺然出類氣骨鮮有能自樹立者矣到國來燕見文武士夫常留心物色如掌清東朝豪德醴泉該伯輩皆表表喬楚然此數老境遇猶順惟王三兄韶陽侯所處爲難孤行獨尚不肯詭隨流俗累爲風波挫抑賴王洞鑒得免終不以此改其操卜築臨流蕭灑茆屋數間旁卓草菴栽花

種樹耕地烹茶絶無一點貴介通侯氣態與人交懇惻謙和而留中涇渭不爽於隨杖中屈指數人悉引為知己家甚貧有所得輒揮去屢空晏如也余到即往來親密一片素心依依奉使他往亦亟差人致候所往土産雖薄必獻貸於王得二百緡一席齋䞋散去備極珍美鋪設精嚴吉蠲半月知余不可留頻頻過寺言弟子一向孤立欲披剃為僧數矣幸老和上來得所依恃今又棄我而歸將不復有意人間世矣弟子雖慕出世之道而賦性

愚蒙未能稍識其中旨趣不審日用如何用功方
有趨向願不吝慈悲異日或得一知半解不辜皈
依老和上爲弟子一番似此可謂貴胄中矯矯者
不讓中華有意思縉紳達士後數日復有書來求
開示既愛其人又嘉其志因復札示以奮勇直前
而贈之以偈

來翰諄諄與老僧討一言半句作工夫下手之
把鼻非大將軍有八面威風曷能身在世間心
遊塵表而念茲在茲乎敬服敬服然老僧竟無

一言酬答偶記得韓信破趙設背水陣陣背水
使三軍進得退不得正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也
若未敵之前人人有一條可進可退可左可右
之活路於胷中則炮矢相交之際無不向活路
上逃走矣誰肯盡命奮前而力攻乎兵法如此
學道人做工夫亦然先要令熟路生疎不怕生
處不熟也今以高峰行過來那無夢無想主人
公在甚麽處這箇話頭與吾公作破趙司命時
刻提持無至走失若使活路上逃去了便不能

背水設陣矣老僧聊爲立箇漢赤幟就請努力

向前

五月日南眞火裏靑蓮尚爾出朱明譜聯玉牒

朝中貴心向雲林教外清入面咸風名將意一

溪碧水道人情等閒不唱滄浪曲珍重煙波別

調聲

客有言歸帆風信須及立秋前後半月西南風猛

一帆風順四五日夜便抵虎門處暑後北風漸起

水向東流南風微弱不敵東歸流急難保爲穩便

矣蓋洋海中横亘沙磧起東北直抵西南高者壁立海上低或水平沙面粗硬如鐵船一觸即成齏粉闊百許里長無算名萬里長沙渺無草木人煙一失風水漂至縱不破壞人無水米亦成餓鬼矣去大越七更路七更約七百里也先國王時歲差𢧐舍往拾壞船金銀器物云秋風潮涸水盡東涸一泓所謂即成百里風力不勁便有長沙之憂六月初三辭王定於十五日下會安料理歸程趂立秋風信王留齋每至話別輒慘焉哽咽言自老和

上到來果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八箇字之惠況
往年洋船所到多不過六七艘今歲十六七艘國
用饒益咸賴福庇也未識此番還山肯一再來否
半年熱閙一旦寂寞令人何堪不覺零涕交順道
駕旣不可留乞諸隨杖中留二人於此俾朝夕盤
桓如對師顏老和上之命某無不從某之願亦乞
老和上曲爲俞允余曰王之皈依供養豈忍遽違
然吾北歸勢不獲已常住公事粗完當再來握吐
至隨杖衆中或自身抱病或尚有老親或年少未

可遽離師長旣王心拳拳應回寺詢酌二人陪奉左右可也約十三日備餞贐歸遣侍告行辭謝於宰官檀越皈依四衆弟子半月內贐餞者絡繹一如啓行之在粵東焉惟國舅左太尉侍者踵門三揮而退懷刺以歸或闇者之弊因馳札告之

僧係會人之義會不爲人者爲僧可乎遂有求薦權貴無由自稱孤高欲趨聲勢不得以爲抱道至於裝淸作傲陽是陰非滿口修行通身詭譎如是禿頭之流欺瞞俗人失利於君子最賤

相辱沒佛祖法門寧不痛憾也哉老朽向在故山每爲當道愛敬必請再三而後赴亦爲修建叢林接待雲水萬不得已隨機酬應從不輕易造次自抵國來無論王親貴戚將相公卿槩不往謁即蒙先施者唯侍僧代答正避此嫌耳前者極承大士專使頒翰惠以金幣厚貺適在病中冒申不恭之却心殊抱歉終未走一札鳴謝知過量自能宥我於禮法之外不復區區刻下還山遣侍告行此人情之所不可無矣乃至麻

上當晉閣人却曰今日國舅公出槩不留帖或亦有之次日往投復却曰今日國舅與各官會集不理閒事吁嗟乎侍僧三次踵府皆以揮退不得達東於大士前深自悔而歎惜之且不獨自歎自惜已也昔者周公爲相禮賢下士莫不吐哺握髮於一沐一飯之勤故得稱爲聖人竊聞大士立朝有鋤奸扶正之明無人不交無事不經無言不愼無呼不靈不日金甌應卜則亦本國之周公矣惟是四海之士輻輳於門進之

出之權在閹人而使大士居周公之位不得吐哺握髮以繼周公之德其可歎可惜又當如何也不然豈閹人具眼令進見者必賢揮而退者必不肖耶又不然必峩冠博帶之貴人不待到門則揖而進之枯槁無庸之侍僧則三揮而退之耶老朽雖方外廢人曾叨大士重愛尊札云久仰老和上慈悲度世日以賤冗尚未親詣座前專遣堂官代爲頂禮一一芹奉獻惟祈哂存容當請益法誨不盡又聞大士每向同朝親友言

老和上不棄偏邦惠然肯來紀綱禮法道德禪宗種種垂教實吾國王臣之福細翫此語諄諄護持吾道斷非先恭而後倨如此也是知大士被闍人瞞蔽在老朽一棗不傳不足爲輕重恐將來有高賢異士奇謀碩畫可以裨益軍國政事爲其所誤彼不肯再曳裾如海之侯門則受累非小矣然闍者焉識諸子百家中儘有出類之人又豈知儒不在章甫縫掖釋不在禿髮緇衣而天下之求儒與釋竟不能外此二者推求

人多錯認定盤星未免可歎者矣知我罪我畧

陳忠告

數日商酌要留二人於覺王內院梵修所慮不易

留亦恐難有當始終者大約此方原未深知道法

惟是光頭漢不問青黃黑白便稱大師男女奔走

送供巳而終以財色喪其所守求確乎不拔者實

難其人隨杖衆中况多水土不服或因親老不能

久羈海外惟後堂慶愚知客天雨二人可以緩歸

遂訂留之十三日王仍無齋送意復往辭之兼語

留二人王甚喜至十五日大設供演戲凌晨命內
監延入宮陳賸送庭實淨資等焚香搭衣禮拜獻
曰蒙老人不吝慈悲種種開示治政民情修身禮
法深愧國土貧狹不足仰酬供養萬一惟金鉢杖
奉供座前即某常侍左右耳本意曲留老人再住
兩月稍待暑退凉生撥船相送既於二十八日決
行不敢相強矣某預領闔國文武羣僚王親國戚
同往海口候送蓮駕使中華聞之知國中奉重老
和上如是聊盡此心耳齋畢別歸次日公主設齋

餞行演戲中席王攜小侯至重整筵席讓王小侯先唱演凡演戲主人置大鼓座側時或擊三兩聲亦古擊節遺意也是日王暢甚自槌鼓爲節唱之聲調既殊舉止蹊徑復異彼中人看之津津余覺索然王先回余亟辭公主苦留言老和上尚有三四日在國中寧不留片刻稍慰眷戀之意乎復歌數闋余復告辭公主作禮懇求開示秉燭而歸書卷示云

令弟賢王虔請老僧來國奉重皈依精誠爲道

以爲至巳何期賢公主全身在富貴纏使中能
求授菩薩戒復懇開示可謂信心極也然要知
信心二字貴在一箇無字何故以有信則有不
信以無信則無不信若使依他起信未免初心
有退常住眞心如在虛空退至何所故淨名云
不信一切法是名眞信心近時寺院沙門大衲
全無眼睛凡見燒香禮拜人來有些布施便稱
其爲信心試問伊心是何物如何生信管取口
似磨盤蓋不知心者能轉萬物萬物不能轉之

宗旨不爲物轉方能處貴不驕處富不傲處鬧而靜處濃而澹得失不遷喜怒亦如今公主豈無男子根性不可便以國王之姊駙馬之妻作女流觀也大凡有此形軀者最怕癡情戀愛習染熟境是爲水性水性卽婦人也苟若情不癡愛不戀不住聲色熟境更能推此及人互相發大信心究竟本分事便是解脫解脫卽丈夫也豈可區區以裙釵脂粉而分別是謂違不應生陷地獄而龍女不應頓成正覺矣金剛經云若

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世間衆生之大患耳以聲色偏邪而沉溺生死輪廻皆由一念癡愛心不能舍離日用夢寐總被癡愛相牽念玆在玆直至老死臨命終時隨其癡愛熟境而變現之正在迷戀處忽化爲雷電水火夜叉羅刹劒樹刀林以至猛虎豺狼毒蛇惡蟲一齊俱來齩嚼怕怖倉惶求脫無路始悔從前不應生此癡愛之念業已習成悔之遲矣若想脫離此苦必須趂此色身少壯血

氣未衰及早將平日情愛繫戀拋棄一邊但信此心無生無滅決定成佛便有快樂勝過現前之樂百千萬倍隨身受用使莖草皆成瓊樓玉殿非爲奇特又勿謂此已成佛之神通變現也夫世人昧却自心不向本性上立因作果受之道有不被情癡熟境迷戀乎卽試以莖草論之草係最輕賤之物籬落下道路邊何處不有自天子王侯士大夫并后妃公主以及貧富庶民無人無此草恐不肯作草芥觀苟看得破則有

棄三界之樂如草芥者有棄百年富貴繁華如草芥者有棄食前方丈妻妾成行如草芥者有棄一身四大五蘊如草芥者有棄郭家金穴鄧氏銅山如草芥者惟其能立心轉物空諸所有不凝愛于心外易腐爛之草芥孜孜以生死大事爲念將一切如草芥棄之成就自家不壞之安居便是隨身受用所謂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也又非自然得亦非從他得只將平日情凝欲愛一旦盡棄惟有自心本來清淨本來具足

一切佛果菩提皆從此心流出矣是故不信一切法是名眞信心公主以此寶重則吾孝順弟子也

十八日王先發舟出海口衖自佩金刀命內監贈余爲戒刀道所持贈之意使得在老和上手中時時拂拭不至鈍置光芒透露願求斷絕煩惱也令文武俱隨王駕候送前途海口乃王都順化出而之他府門戶也葢大越國土總是一山曲折起伏於巨洋中或向或背皆依山傍海而爲都邑山峻

水險樹木叢蘙多犀象虎狼各府無徑路相通凡從一港所入盡可通之地爲一府別府則另一港故適他府者必從外洋循山而入他港近岸則浪大難行遇好風信一日可達否則便爲半月十日之程洋艚從五月時放至會安會安者升華府屬自順化到會安陸路須經艾嶺卽輿記謂二三月時艾花開流入海魚食之化龍者是也山峻暑辱度嶺惟艱將必乘舟沿海爲便至廿八日三鼓時分該伯監官撥紅船澱舍各八頭運載行李侵早

戒子四衆駢集衆軍執金槍刀排道國人聚觀者
林立從寺門直至河津登舟之頃拜送衣袂揚塵
對面莫覩鳴鉦解纜揮涕成雨至有號呼動地舟
棹中流夾岸沿河而送直至路窮水遠佇立嗚咽
目斷而返余亦不禁泫然念彼輩之不獲隨我而
歸也船頭坐一官尾立一守舵者每船棹軍六十
四人中設朱紅四柱龍架橫擱一木如梆子一軍
坐擊之棹聽以爲節船應左則左應右則右或耶
許或頓足無一參錯者悉於梆乎命之作聆者不

知所爲音節矣船長狹狀如龍舟昂首尾丹漆之不能容爨具竊訝多人飲食無所從出余攜茶食自給棹軍赤體暴烈日中惟貯淡水一缸渴則勺飲餒腹而用力不衰固堪悲其勞悴然亦足驗此軀無事過爲安養反令驕生而不能勞矣轉至大河數船雁列衆軍鼓勇行如矢疾注目兩岸莫辨馬牛將午抵河中寺極望瀰漫爲洋海奥屈波濤衝激所不及淺瀨淤泥水草交加魚蟹蜃蛤之藪平隄柴栅水楊生焉菸蕩間有結茆半椽者殆海

利謀生之巢居乎寺處平壤三面臨水門外百步即淤塗遠近蠔花爲隄楊柳蔭其上微風澹淆弱藻縱橫鳥魚泥蟹寄生螺之所泳游行人折旋嬉戲歸與放眸思何如也比至蒼松翠陰數百年古木國中諸山無非檳榔菴摩椰子各種雜植松則此僅見者矣穿松而入不築圍垣有方池環繞殿外與潮汐消長枕海地低所固然耳池中赤鯉無數隨行爭以象耳餅投之羣起噬嚼往來自得絕不畏人蔬畦瓠架雜卉叢菊分布松根隙地殿後

一松大數抱虬枝古榦輪囷離奇自是千歲之物上葉蟠鬱成毬傳記松尾成毬下必有茯苓琥珀然不敢張其說以妝此美蔭矣該伯監寺延入殿中供齋監寺戒子也齋畢還舟解纜回望紺殿朱檐薇虧於細柳高林與水煙雲日相照媚恍若蓬萊閬苑矣詠河中寺詩

綠柳垂垂隱梵宮鐘聲迢遞滿河風竹籬草徑

浮嵐掩石甃霞樓倒影空侯食紅魚吹水上啼

煙翠鳥落花中王家祠廟陰森處迥有靈光射

海東

水聲山色澹秋容翠拱南湖六七峰地湧珠林金粟細風淸香鬖碧雲重門前露壓千竿竹殿裏濤生四面松焉得故山諸舊好月明都在小橋逢

潮上蘆雞兩岸聞中流煙寺絕塵氛客來南國傷靑草僧在西窓夢白雲鳥語寂時淸磬遠山光斷處隔河分徜徉松下無餘事吟罷歸舟已夕曛

暮至海口停船王已着人備饍相候矣去王行幄尚里許夜暗未及相過各遣人致聲而已次早請見掉舟往造王架水閣於中流四面戰艦圍匝爲門以入既見喜不自勝言今日之喜即爲他日之悲此番艮晤別後海天盈盈欲覲慈光未知何日也惟望不惜頻頻遣侍師渡海庶幾如見老人道容或者家山公事圓滿不辭跋涉肯一再來尤意外之望也某亦居位數年世子長成堪理政事即擇賢艮輔導傳之某將削髮爲僧了吾末後大事

既蒙明示亦覺宿世元係大明僧偶然失足至此豈肯終身爲爲富貴聲色之汨沒而昧本來乎留戀篤摯訂明日備席于圭峰永和寺再餞周覽大洋於此可以目送歸帆也至夕出涼枕西域磁針諸細巧物相遺越日繩輿已夙駕河干矣該伯小隊爲導朝霧斷連一帛纍然去不數舍瞎煙未散人隔尋丈但聞喧呼旭日隙光中有頫焉弁出而不見其下者有雙足動踏而不見其上者沙路叢生篦簩枳棘田多種薯居民有鋤薯而牽牛以食薯

蔓者著大或徑三四寸葢沙土鬆而宜此也夫至
山麓徒御小憩始登不甚高稍陡峻以斯委折而
上磴道隨土石爲之隙蜒爲欄楹以防險仄悉掃
除整潔多美蔭可坐僕夫揮汗喘息聞林莽鐘鼓
聲甚近然窈窕離合猶移時始至寺踞山巔雖不
弘壯亦牢固潔齊山寺規模則爾也諸官延入擺
茶畢衆道出山門大地平衍可數十畝茂樹婆娑
坐息其下時當午天氣清朗縱目一觀水天相接
波濤射日銀山金嶂卷地而來直撼山根響震林

表若怵惕其漂沒以去者不知距海猶數里也古人謂登太華則黃河直撼其下亦若是耶葢太華高視遠疑近茲則海大勢迫若近爲不同耳詩四章

綱輿十里到層峰半嶺風傳出谷鐘遥見人行雲外石忽驚果落寺前松上方細雨啼紅鳥下界飛濤挾白龍放眼乾坤舒一嘯望洋絶頂倚孤筇

宴會凌霄法界開離人去國重徘徊花明遠岫

僧初出磬響高林鶴自回幽徑曲隨芳草引閒心遠爲探奇來行吟暫憩香臺畔短髮離披坐綠苔

招提鼎建永和年古殿憑虛滄海邊平地霧來山作浪半空雲起屋如船秋光遥映千村竹日影翻流一壑天貪看夕陽崕畔立沓僧禮我乞枯禪

蒼崕百疊踏晴空應接林巒路不窮茆屋半開秋雨外煙霞斜鎖翠微中異鄉地盡雲依水近

海天低草戰風記取登臨當此日勝遊知復幾

時同

圭峰突出海蚸所見皆海右手一帶蒼山爲艾嶺

沿山東北上爲會安港口舟行將來便徑云羣山

皆峻嶒聳削獨幾點青螺如髻覆於羣山之下與

粵東七星巖相似監官指曰此三台也寺居其中

爲果國師道場矣因言此山多巖洞有如門者如

牖者爲衢巷者堂者房者如釜鬵樊籠者莫不玲

瓏爽塏可坐可臥可以彈琴咏詩琅然淸園聲響

答和顧老和上明日之所必遊矣余方以圭峰雖大觀而無幽邃巖壑可以搜求翫賞聞之恨不一時放舟以去矣齋後復出四覽作別還舟天色入暮欲造謝王并告開船適王兄諸公攜素榼攀話散時二鼓倦且欲寢矣平明王方與諸臣轉棹遊河中須候回面別況此中拳拳如飲醇醪令人自醉不能恝然便去也是日閒暇續成曉發祖湖抵海口詩四章

百槳蒼茫發五更舟師擊柝曉風生天邊月落

他鄉影海外潮流故國聲碧水旋翻雲樹暗金蛇天矯浪花明遙看宿草朝曦起野寺浮空畫可成

清秋撥棹疾如飛不覺篷窗過釣磯岸上馬鳴尋獵去湖中人語趁潮歸青山帶霧迎船出白鳥驚風背水飛漠漠海天如疋練隔林小雨更霏微

征鐃銅鼓響沙邊漁火光吞水底天夾岸不分三里霧輕舟衝破一湖煙何方羌笛吹無盡待

曉秋風影自妍縹緲疎鐘來渡口却疑珠浦問

花田

舟行隱隱亂山依一路煙深似翠微芳草遠思

隨畫舫水雲明欲上秋衣隄邊獨樹窺人立沙

際游魚破浪飛露下烏啼天曉月懷鄉老客趂

風歸

夜半始聞王還水閣詰朝國師來聞余欲往辭曰

王多情老人若見彼又遲留不舍反致躭閣不如

只管收拾放舟瀕行修書遺侍告別足矣某日令

一見王從陸路先去會安料理候老人駕也余曰然因令先行從順化送來四衆各慰勞遣歸傳衆船官軍決於今夜二鼓開船作留別長歌一篇修書着侍詣王辭謝云

老僧與王若非宿世願力相訂而來隔絕海洋萬水千山曷能有此格外之知一行隨杖五十餘人到國六箇月盡飽天廚妙供終日對高山坐春風賦詩作畫論古談新受無量逍遥自在之福有不戀戀於斯輒欲辭歸者乎葢故山破

院子有六七則公案未了同堂叅學僧有四五百本分未明兼開門七件事皆望老僧一身不得巳竟擇六月廿九日長行曾於初三告辭感王相留甚切乃以衣鉢瓶杖沉香寶燭名花異草種種供養使龍天歡喜緇白讚仰王家福田真與尋常不同也自愧舌短言長不能以世套稱謝但對三寶合掌念誦國泰民安而已雖云師生名分何用區區終難恝然掉臂而去細檢行囊又無長物留別思思量量惟詩文庶可表

揚有道遂作七言長歌一篇壽山石章一方篆
昔日中華僧今朝南國主十箇字亦取吾王不
昧本來而贈之詩以頌德傳芳石以岡陵永固
聊爲千里鴻毛置之案頭可發一笑耳解纜在
即滿擬再過握吐一恐擾瀆國政一恐重煩遠
送因以中止特遣侍者持數行代面老僧行矣
秋風乍起冷暖自知伏惟道體珍重永爲海邦
作主臨書致囑
故山別後行蹤失王在南天我在北我王出處

世間殊一段靈光分未得不然萬里之外復大
洋簡書胡爲至吾側欲赴長安病忽生將去還
留豈人測到時正值花朝前花底初逢如舊識
鳳眘虎領面銀盆位正南離不自尊獨向袈裟
開笑口銀安殿裏創祇園成就千僧眞衣鉢戒
牒寶印用無論身勞佛事不知倦聲色雖邇非
心存宮中閒日垂紺髮不作人王作菩薩夜半
聞鐘披七條不道老僧無佛法親率王臣眷屬
求家珍信手須筐篋支離自顧抱慙惶那解恩

情轉周洽香海團圞已半年忽憶家鄉未了緣
相看詎忍言離別秋風一發無歸船問我何時
許再見欲語不語殊悽然强留隨杖偕兩箇庶
與晤對如我前生今眷屬皆佛子與巫同居塵
刹裏須識神光左右間詎隔滄溟一滴水暫時
分手還相見觸境參商從此始幾回話別重流
連深情於我終難止臨行解贈金戒刃無以報
之心鬱陶長歌賦罷不成句窓前竹樹風蕭颼
他宵月下遥相憶應知獨坐展揮毫

廿六午後人始從王處回報準備開船事忽西北風暴作揚沙偃木大雨如拳路上行人目不能展羣舟依岍而纜獨余傷岍一大座船爲會客及隨杖坐臥之所余畏熱繫紅船於外便於晴明撤去圍閉纜索不牢爲所漂蕩守舟軍力少不能抵岍軍見之赴水牽挽者四五十而暴風大雨鼓湧浪勢無能爲力竟吹至中流沙淺始得稍定舉皆惶怖余固知風之所來縱漂漾也只至此故坐視晏如任一身之沾濕而巳雨晴纜定隨有撮余從陸

爲實落者亦有言澎舍爲穩便者議論紛起多官皆微笑默然視余所指以卜愚智余曰諸公之言何其惑也余自發足時籌之熟矣決坐紅船下會安豈因一陣邪風盲雨便爾變易耶從路去五六十人隨身鋪蓋夫馬二三百已自勞民況酷暑天時長途峻嶺現病者幾人能無慮乎若澎舍遲重難行曠日經久或遇風雨至如今日風雨非日日常有縱有亦在未申時分斷不在此夜我們今晚趂風便二鼓開船渡海平明入會安港午抵三台

山寺但恨無今日風雨耳有不尤增一段景色耶諸公且休擬矣余殆守初志而不移者也衆官方合掌笑曰果然老和上所見卓絕也俟出海時方知紅船之妙耳然衆中終有移行李過繳舍者須臾具餱糧貯淡水供給軍人進晚膳艤舟相送諸貴臣咸曰此番聚首未知何日再覩慈容言訖眷戀依依揮淚而别